

簡莊文鈔

簡莊文鈔卷三

海昌陳 鱣仲魚箸

宋本周易本義跋

吳中顧氏素多藏書頃得其宋本周易本義十二卷以  
上下經爲二卷十翼爲十卷每葉十四行行十五字前  
有易圖後附筮儀五贊與今本作四卷者不同彖上傳  
標題下注從王肅本四字今本刪之雜卦傳咸速也恆  
久也注咸速常久今本注咸速恆久書中恆貞畜真等  
字皆缺筆因思經文恆字旣缺筆注中自宜避字而曷  
爲覆述咸速恆久乎是本與近時摹雕咸道乙丑九江

角其子金卷三  
吳革刊本行款悉合惟吳本雜卦傳遺遇也此遺作姤  
爲異又無年月題識然紙墨精良其爲宋槧無疑至今  
本割裂淆亂詳見日知錄不復贅云嘉慶九年冬月

### 宋本詩集傳跋

鱸旣得周易之明年春同人作中吳吟課適袁君又愷  
語及其家藏宋本詩集傳因以他物易之凡二十卷與  
宋志合今通行本八卷蓋坊間妄并也行款格式與周  
易本義同攷文公孫鑑詩傳遺說敘云詩集傳豫章長  
沙後山皆有本而後山校讎最精是本無題識可證而  
校讎之精疑其爲後山本惟自小雅蓼莪至大雅版之

篇已缺爲可惜耳其間經文如召南何彼穠矣作禮矣  
鄘風終焉允臧作終然衛風遠父母兄弟作兄弟父母  
齊風不能晨夜作辰夜小雅朔日辛卯作朔月家伯冢  
宰作維宰周頌旣右饗之作右享魯頌其旂花花作花  
棧商頌來假祈祈作祁祁降于卿士作降予爲馮嗣京  
陳啟原所拈出外此若王風牛羊下括作羊牛與上章  
同魏風不知我者俱作不我知者與唐石經合又若周  
南不可休息注吳氏曰韓詩作思今本刪去不知韓詩  
以休求叶音也周頌假以溢我假下注春秋傳作何溢  
下注春秋傳作恤蓋惟先有此注故下注云何之爲假

聲之轉也恤之爲溢字之訛也今本刪去上注則下注不知何所指矣其餘傳文音義足以補正今本者不可殫述宋本之善若此安得好事者重爲刊布俾家弦戶誦乎嘉慶十年春日識

元本春秋左傳句讀直解跋

世所行春秋左傳杜林合注鱸少時讀之不知何人所合首載凡例題宋林堯叟唐翁著例中乃云春秋提要依大全錄之每爲駭異後閱經義攷載林氏堯叟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引鄭珣曰堯叟字唐翁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注行之又載王氏道焜等春秋杜林

合注五十卷引陸元輔曰道焜杭人中天啟辛酉鄉試  
與里人趙如原濟之共輯是書按道焜字昭平官兵部  
職方司主事乙酉御節爲吾郡三仁之一因檢明刻原  
本有道焜敘爲天啟丙寅年作非崇禎中書坊所合坊  
閒翻刻并削去道焜等名卽以編書之凡例改題堯安  
遂使永樂大全竟出諸宋人之口允堪一笑然究未見  
單刻林本今夏偶從吳市買得審係元刊後有叢書堂  
印又有華莊叔子元禾識云左傳四冊吳文定公故物  
也保之每卷題云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  
直解凡七十卷經義攷作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者殆

未經寓目耳展讀數過乃歎今之合注本紕繆多端或刪杜以就林或移林以冒杜復取崇禎本注疏以校經傳略舉數條如隱四年經庚戌衛州吁弑其君完此作戊申僖三年傳未絕之也此作未之絕也九年經晉侯詭諸卒此作僖諸十八年傳而從師于訾婁此作而後凡斯之類皆與唐石經合日本山井鼎攷文亦每引以證足利本卽所謂林直解者是益見書之舊本爲可取余得宋版周易本義及詩集傳視少時所讀監本補正甚多受益不淺茲更得此而參焉足以自慰矣嘉慶十年夏日

## 逸周書跋

去歲除夕吳中度歲往縣橋巷黃蕘圃家作祭書之會  
因得明嘉靖廿二年四明章槩刻本逸周書係顧淵贊  
依元刻手校本跋云周書刻本類脫王會解中一葉此  
尙是全璧譔敘人黃玠元本行書故爲玠而此乃楷寫  
作玠遂致後來盡沿斯誤鱸按成化湖州府志云黃玠  
字伯成慈谿人宋黃震之曾孫清苦好學無所不通樂  
吳興山水因卜居弁山云云卽敘此書者也新歲攜示  
同里吳槎翁津津傳善遂取其舊藏章刻本錄顧校文  
于上且以明人校刻諸本重加參閱跋云惜抱經學士

校本案頭適乏俟異日取而重勘之鱣卽以槎翁所校補入章本比復至吳忽從書肆獲一鈔本乃抱經學士未刻此書時繕寫手校底本上作細楷朱墨雜陳極其精致後有題識時在乾隆庚子春日越七年丙午始付諸梓故校語與定本多有增損所謂積數年校勘之功蓋其慎也今細閱前後校語可以參互攷訂因備錄于刻本之上猶憶庚子三月鱣偕槎翁造訪學士欣然出見曰頃自慶春門外歸今日家屬亦往縱觀前輩風流宛然可挹惜其遺書大半散失逸周書之版已屬他人展閱手筆能無感歎邪嘉慶十一年丙寅三月望日

## 曾子跋

按漢志曾子十八篇隋志傳爲二卷又目一卷唐志已亡其目郡齋讀書志云二卷凡十篇雖曰唐本已非漢十八篇之舊不厯如所云視隋亡目一篇也直齋書錄明言凡十篇具大戴禮後人從其中錄出別行慈谿楊簡注則是書疑亡于五代凡宋人所見者止大戴禮中之十篇至大孝篇中有樂正子春事要知曾子之書本非自作皆門人所記猶論語云子夏之門人小子竟是戰國時語此其明證宋慶元嘉泰間汪暉所編曾子是又一本也焦氏經籍志載曾子二卷寶祐時趙汝騰編

是又一本也吳艸廬集載宋清江劉清之輯新曾子七篇周過作音訓是又一本也黃氏千頃堂書目章樵曾子十八篇是又一本也徐氏傳是樓書目曾子一本宋鳴梧編是又一本也曾子全書二卷元曾承業編是又一本也子曾子二卷元徐左達編是又一本也自漢隋志已下見于著錄者凡十今惟汪暉所編獨傳而他俱未之見又如楊簡之注周過之音訓亦皆不傳而汪暉之謬有不可勝言者既擅削孝經之名又牽割大學之說尙何足爲典要哉幸大戴禮中曾子十篇尙存盧辨有注近儒各有所述學者所宜遵守也

廣雅疏證跋

憶初入京師與給諫王懷祖先生交最深時先生方著  
廣雅疏證而鱣亦譌說文正義每相見時必剖析字形  
叩求聲義娓娓忘筌或數日不見必手札往來且千百  
言後鱣將南歸先生執手而言曰廣雅卷袞浩繁余橐  
已數易近日多病恐不能必是書之成也鱣曰先生思  
精而學博志專而業勤何患不成遂揮淚而別越十年  
再至京師適先生擊權貴名振公卿時權貴已伏誅而  
先生杜門謝客獨鱣往謁則亟出見曰余待子已久矣  
廣雅疏證二十卷發憤垂成惟後二卷命子引之足成

之今付刻甫完特以初印本持贈子其爲我校閱焉會  
先生出巡漕務公子伯申以對策第二人成進士入詞  
館而鱸則罷舉南旋遂攜是書于車中讀之或就宿旅  
舍則挑鐙展卷不知漏之幾下至將抵里門而畢業焉  
歎其詳審精密洵足爲稗讓功臣間有管見附列于上  
俟質諸先生方今從事于小學者若邵校理與桐之爾  
雅正義及先生之廣雅疏證皆及見其書之刊行獨愧  
鱸之說文正義用力已十餘年草創未就而風塵荏苒  
業漸荒蕪近更多病且恐不能必其成也先生得無憐  
之而慨然者乎嘉慶四年十月書

元本後漢書跋

今歲正月鱣從武林得元本漢書攜之中吳別業吾友黃君蕘圃過而見之云家藏有元本後漢書當以持贈越數日冒雨載書而來欣然受讀楮墨精良實勝前漢書遠甚中有錢陸燦名號印知爲湘靈曾藏標題皆其手筆卷末云右奉淳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敕重刊正後有景祐元年九月祕書丞余靖上書蓋係景祐間所刊淳化本而元時重刊者版心識有大德九年刊補而徵竟敬慎等字皆避諱缺筆猶不失宋本面目也因取汲古閣本校之凡劉刊吳補及近刻惠氏補注所已辨

者俱不具論如今本和帝紀云孝和皇帝諱肇注伏侯  
古今注曰肇之字曰始肇音兆臣賢案許慎說文肇音  
大可反上諱也但伏侯許慎並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蓋  
應別有所據是本正文作諱肇注伏說作肇許說仍作  
肇按說文云肇上諱在戈部當从戈屮聲惟伏侯古今  
注从支作肇故云伏許並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若如今  
本溷而爲一何不同之有邪斯可寶一也今本鄭康成  
傳云師事京兆第五元是本元下多先字又云吾家舊  
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是本無不字俱與唐史承節所  
譏鄭公碑合吾師阮撫使山左金石攷云爲父母羣弟

所容猶言幸爲親包覆成就蓋不欲舉親之失如此自後校書者因前不樂爲吏父數怒之因疑此書爲父母羣弟所容不相合輒妄加不字踵謬至今是碑遠勝今本後漢書鮪今得見元本後漢書無不字斯可寶二也今本阜城王延傳云以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桑四縣益淮陽國注扶桑故城在陳州太康縣北是本作扶樂按錢詹事攷異云扶桑當依閩本作扶樂鮪謂桑樂形似致誤劉隆馬援二傳皆作扶樂郡國志陳國有扶樂可證斯可寶三也今本郭太傳云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

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干頃之陂激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凡七十四字是本皆章懷注引謝承之文按攷異云初讀此傳至此數行疑其詞句不倫後得閩中舊本乃知本章懷注今本皆僂入正文閩本係嘉靖己酉按察使周采等校刊其原出于宋刻較之他本爲善如左原以下十人附書林宗傳末今本皆各自跳行閩本獨否鱸于是本益歎詹事之言信而有徵其左原以下十人並不跳行斯可寶四也今本律歷志云五者以備是本作五是以備攷異云閩本及古本作五者此後

人以今本尙書易之鱣按李雲傳云五氏來備注是與  
氏古字通蓋惟古本尙書作是故章懷云然三國時氏  
儀亦作是儀閣本雖出于宋然此等舛譌猶未盡善斯  
可寶五也約舉五事已見其凡古人云日思誤書亦是  
一適然而古書未宜輕心從事堯圃嘗曰汲古閣刻書  
富矣每見所藏底本極精曾不一校反多臆改殊爲恨  
事斯言良然安得好古者悉照元本精摹付梓嘉惠甄  
林厥功不亦懋哉嘉慶十年三月識

元豐九域志跋

乾隆五十二年九月鱣在京師有持書目出售中有元

豐九域志十卷下署錢遵王影宋鈔本因購之攷讀書  
敏求記不著于錄惟于太平寰宇記云此書較詳于九  
域志或當日曾有其書未及著錄與書中凡遇本朝皇  
朝字俱空一格其爲影宋本無疑雖間有缺文而楷墨  
精良繕寫工整洵堪寶玩朱竹垞檢討跋寰宇記云不  
若九域志之簡而有要與敏求記之言相反前人所見  
各有不同竹垞又跋九域志云昆山徐氏所藏宋槧本  
九域志失四京第一卷而府州軍監均有古迹一門蓋  
民間流行之書今此本無古迹一門惟福建路興化軍  
後及廣南路南海郡柳州龍城郡後存古迹三條豈偶

有缺葉而別取民間流行本以補入邪困學紀聞引九域志滄州有漢武臺今本無之亦古迹中語玉海載紹興四年及大觀二年皆有上言續修九域志之事宣和罷書局不及成然則王氏所見者正當日續定而未經進本也是書流傳頗罕近日桐鄉馮編修集梧重爲刊布云從宋刻摹本鈔得者亦有缺字常取江南浙江書局所進本參校分注其下又援引他書核其異同條繫每卷之末攷訂精詳庶僂善本因取以相校其缺字互爲補之終未能全至如襄邑京東南二百七十里鈔本有南字與通鑑卷二百八十一注引志合秦上州非奉

上州與唐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合龔州非龔州與新唐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合今州非今州與舊新唐書地理志合此類不可悉舉皆刻本顯誤而編修按語之所存疑而未改者也其最異者衛州黎陽縣下刻本僅州北二里四字鈔本則云州東北一百二十里四鄉衛范橋二鎮有大伾山枉人山黃河永濟渠凡二十七字因思禹貢東過洛汭至于大伾蔡傳曰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山也卽指此按志端拱元年以澶州黎陽縣建通利軍熙寧三年廢入衛州當云今衛州黎陽縣因學紀聞云蔡氏禹貢傳曰鳥鼠地志在隴西

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原縣西也此以唐之州縣言若  
本朝輿地當云今熙州渭原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  
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按九域志建隆三年秦州  
置大潭縣熙寧七年以大潭縣隸岷州今爲西和州當  
云西和州大潭縣鱣謂熙州渭原堡與志合岷州之爲  
西和州蓋在元豐以後而黎陽縣一條王氏亦未之論  
及不覺躍然起曰地志之有益于經學若是向微此足  
本縣何由訂正乎今河南濬縣東有大伾山亦名黎陽  
山若就此日言之當云在河南衛輝府濬縣矣嘗謂天  
文似難而實易地理似易而實難以其沿革無定也是

志仍元和郡縣志之例並列四至八到又于戶口之數  
土貢之物山鎮之名一一登載而不及人物觀其上表  
實取法禹貢周禮始知竹垞所稱簡而有要爲不可易  
萬季野徵君云譔一統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傳  
諸書閩百詩徵君評困學紀聞嘗稱述其說惜乎不爰  
及是志爲例然潛邱劄記錄王存上表一則則其服膺  
亦可想見若遵王固未足以語此耳校訂旣完遂記諸  
簡末是年冬十有一月旣望書于宣武門外之藏海小  
廬

直齋書錄解題跋

近客吳中從書賈購得書錄解題係聚珍本間有朱筆校語初不知爲何人及閱卷之十二上有標題云借同鄉陳進士增所藏海<sub>寧</sub>吳葵里鈔本殘帙校始知吾鄉槎客明經曾有舊鈔以遺秀水家效曾進士而此君復轉錄于此本者也惜乎僅題年月不著姓名觀其書法秀麗精心好古定屬雅人會余歸里攜示槎客一見心喜如逢故人旣爲重錄于盧抱經學士手校本上余復借盧校本傳寫對勘一過又改正數百字并從文獻通攷補得十餘條凡黃筆者皆是今而後庶幾可爲善本因念抱經學士已歸道山效曾進士久患心疾而槎客

之年亦七十三矣余得挾書往來賞奇析義能不欣感  
交至哉按陳振孫宋史無傳癸辛雜識別集載徐元杰  
一條知振孫于淳祐四年官國子司業又會稽續志浙  
東提舉題名有陳振孫端平三年二月初六日以朝散  
大夫知台州兼權八月正除十月二十六日到任嘉熙  
元年改知嘉興府是振孫由浙東提舉改知府厲太鴻  
徵君宋詩紀事作浙西提舉誤也今四庫全書總目又  
引癸辛雜識莆田陽氏子婦一條偁陳伯玉振孫時以  
倅攝郡又陳周士一條偁周士直齋侍郎之長子謂振  
孫始仕州郡終官侍郎不止浙西提舉然檢毛氏汲古

同所刊癸辛雜識無此二條未知總目所據何本且云  
浙西提舉亦承厲氏之誤耳此書有隨齋批注不書姓  
名錢詹事養新錄云元時有楊益字友直洛陽人官至  
撫州路總管著有隨齋詩集或卽其人因勘校是本附  
書于後嘉慶十年秋日

嘯堂集古錄跋

嘯堂集古錄二卷宋王侁撰侁字子弁取詩載弁侁侁  
之意或作王球者誤球字夔玉別是一人子弁又作子  
侁蓋因其名侁而妄加人旁耳此書世傳刊本脫譌甚  
多首列李邕敘脫前一葉共缺二百四十五字余于乾

隆四十年秋從茗賈得舊鈔本中有衡山小印當是停雲館所錄前後有陳書厓印十餘方卽暴書亭集所稱澱山陳氏藏書也首敘旣全後多元統改元干文傳一跋餘姚盧抱經學士見之深爲歎賞借閱數過又聞大興翁覃谿祕閣有影宋鈔本心慕久之比來京師祕閣適視學江西次公宜泉庶常出以相示楮墨兼美古香襲人書中于宋諱多缺筆而無元人干文傳跋其爲影寫宋本無疑因以余所藏者共相參校互有補正之處各條繫于卷中惟楚鐘及京叔彝識兩本俱亡之矣因記其始末于此誠得好古者重爲刊布于攷訂金石文

字之學非小補也

國山碑攷跋

吳封禪國山碑蘇建篆書天冊元年立地居荒僻世罕其傳同里吳槎客先生嘗于歲暮風雪中駕扁舟泊山下具紙墨甌盞之具攝衣而上翦其荆棘剔其苔蘚天寒大凍不能和墨又山高風烈紙著之輒敝凡三日始得數紙一時詫爲狂先生旣手繪其圖復綜夫碑之所未作國山碑攷一卷攜所拓以歸分贈同好予亦得其一焉嗟乎壽世者莫如金石然漢唐遺刻日就銷亡是碑之淪于窳墜士大夫宦游茲土誰復過而問之而田

父倉丁雖見而不識先生獨懷豪錫墨蹟躅于山林猿  
鳥間非至篤好其何能如是也碑雖著于歐趙二家之  
錄然不載書者姓氏今觀其篆法蒼秀古勁深得周秦  
遺意卽同時皇象所書神識碑亦遠不能及竊怪晉葛  
洪云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  
之絕手獨不及蘇建何邪歲在橫艾攝提格月在塞涂  
癸亥朔書

元本李善注文選跋

余十二歲時誦文選乃汲古閣所刊李善注本在近時  
讀本中爲最善猶恨其脫誤良多卽何義門學士評校

尙有未盡疑莫能明聞吾鄉馬氏道古樓曾藏宋本已  
爲書肆購去不知所歸三十年來舟車南北恆以自隨  
者惟汲古閣本而已今歲寓吳于吾友黃君堯圃處見  
有持宋本六臣注文選出售者價直太昂且以其六臣  
注也而忽之以爲安得有舊本李注乎堯圃曰數年前  
曾見元重刊宋本今聞尙在余欣然屬其轉購越數日  
方盛暑堯圃遣蒼頭持札負書而來閱之則李注文選  
也云託書賈從角直嚴氏得來者遂如其價而購之書  
凡六十卷目一卷每葉二十行行二十一字每卷首題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按

錢詹事養新錄傳是書有前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  
余璉序今此本缺焉又不列年月然余定爲延祐本攷  
鄭元祐僑吳集有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壙誌云張氏  
長洲之相城人公諱世昌字正卿成宗賜名伯顏由將  
作院判官累任慶元路同知延祐七年陞奉政大夫池  
州路同知泰定五年改福寧州尹後遷漳州路總管告  
老以平江路總管致仕今合諸卷首結銜知刊于延祐  
時矣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云善注有張伯顏重刊元版  
不及宋版遠甚以余所聞中吳藏書家所有宋本已多  
不全似未若斯之完善復借鈕君非石所藏元本校之

惟末卷後鈕本有監造路吏劉晉英郡人葉誠十一字  
此已剝蝕其行款字畫纖豪畢合或云明萬曆間金臺  
汪諒所刊未必然也爰繙閱一過始知汲古閣本所脫  
者如司馬長卿上林賦脫標郭璞注張平子思立賦脫  
爛漫麗靡競以迭邊二句并注陸士衡荅賈長淵詩脫  
魯侯戾止袞服委蛇二句并注曹子建箴篋引脫百年  
忽我適生在華屋處二句鮑明遠放歌行脫今君有何  
疾臨路獨遲迴二句枚叔七發脫自太子有悅色至然  
而有起色矣二段共十九行并注宣德皇后令脫標任  
彥升三字曹子建求通親親表脫有不蒙施之物一句

若斯之類遽數難終惟司馬長卿封禪文脫上帝垂恩  
儲社將以慶成二句元刊已脫又如西都賦注引三倉  
之作王倉間居賦注引韋孟詩之作安革猛詩元刊亦  
然汲古本蓋仍其誤而義門亦未之校正也余好書無  
力未敢貪多惟童而習之者每思善本是正文字邇來  
隨有所獲今更得此不勝狂喜他日擬築選樓以儲之  
非特賀茲書之遭且以銘良友之德云爾嘉慶十年六  
月旣望識

趙魏公書酒德頌跋

向藏趙魏公行狀一卷楊載所撰公子雍手書授梓明

季海鹽胡宣子得諸湖州邨教授者有舊跋數則極堪  
賞玩比寓京師承德孫君鳳卿以魏公書酒德頌見示  
乃延祐三年丙辰歲十一月爲瞿津民書按狀稱延祐  
丙辰七月進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  
國史仁宗聖眷甚隆字而不名書此卷時距拜官僅四  
月耳魏公出處固無足論然主臣遇合洵一時盛事卷  
中劉廷美跋云伯倫事魏爲建威參軍其頌酒德寓意  
深長蓋當曹馬廢興之際有所託而逃焉者趙文敏公  
特爲書之良以是與殆曲爲之解也

顧文康公誥軸跋

右昆山顧文康公誥身一軸蓋嘉靖己亥世宗立莊敬  
太子覃恩所錫也按公以宏治乙丑進士第一人授翰  
林院修撰是年秋天子上兩宮徽號封公父如其官母  
及生母皆太安人戊戌公入相至是復晉封光祿大夫  
母皆一品太夫人據震澤王文恪公所譔太安人楊氏  
墓志云楊氏世爲昆山農家故封翰林院修撰顧公諱  
某之側室初修譔春秋高正室吳安人相之性嚴少可  
太安人承事惟恭惟慎或非意所干一切含忍引分推  
誠終不見忿厲之色生鼎臣甚愛之意甚遠之不知其  
爲愛也及鼎臣及第未幾遂受封命太安人愀然若不

懌蓋念吳之弗獲是典而已獨被其榮也近梨園中有  
昆山八齣狀公生母出自側微爲嫡所陵與墓志亦合  
又按楊以正德己巳卒距嘉靖己亥幾三十年矣其明  
年公亦謝世自時厥後分宜當國貴谿嬰禍朝局日非  
而公以太平宰輔功名令終則其世德不于是可見哉  
此軸不知何時流落吾壺爲裝潢家所得將洗其字以  
爲他用余偶見亟止之遂語兔牀先生購以善直而重  
裝成卷錢唐梁太史見而愛之手爲題識云書法酷類  
顏平原可見當時館閣中書之工非後世所及也

徐昭法先生手札跋

余頻年寓吳每慕斯邦往哲流風而于徐昭法先生之高節尤欽仰焉今年正月偕黃蕘圃主事及寒石長老步上沙拜先生祠賦詩紀事歸而得其手書詩幅一時傳爲奇事頃者吳春生明經復以先生與震老手札九紙裝潢成冊慨然持贈震老乃楊維斗先生之中子名无咎字震百與先生及昆山朱致一用純偁吳中三高士皆以先人死忠以名節相砥礪者詳見張尙瑗所撰楊易亭傳傳又偁徐臨沒以孤孫相託震百不避嫌怨卒保其家今觀諸札知震百嘗在澗上艸堂以課其子蓋先生三子皆先卒故臨終以孤孫相託良足慨矣而

中弟六札云致老籌鐙細論卽指朱致一又偁勤中兄  
及明老則爲王武勤中楊炤明遠皆一時遺老典型想  
見南邨節槩而筆札之佳真不啻珊瑚鉤也昔全謝山  
庶常作澗上先生祠堂記云欲增置粟主合食曰南嶽  
大師儲公曰山陰戴先生南枝曰嘉善吳先生稽田今  
澗上之祠日就傾圯安得好事者葺而新之并增震百  
致一兩先生之主以彰三高士之目不亦偉與因讀是  
冊而發其端且質吾良友嘉慶十年十二月旣望識于  
津逮舫

簡莊文鈔卷四

海昌陳 鱣仲魚著

謙卦攷

謙卦釋文謙子夏作嗛云謙也按漢書藝文志云易之  
嗛嗛一謙而四益師古曰嗛字與謙同刊誤曰嗛字若  
與謙同何爲作此兩字蓋易文詞有云嗛嗛者補遺曰  
按易謙卦初爻子夏傳作嗛嗛君子商銘曰嗛嗛之德  
不易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  
不能爲膏而祇離咎也韋昭曰嗛嗛猶小小也疑卦名  
與嗛嗛勞謙撝謙皆當从言从兼而初六嗛嗛則當从

口字書謙敬也。𦣻通作𦣻，不足貌，則𦣻𦣻蓋自視欲然之意。今卦中他字盡作𦣻，則傳者失之。據此知釋文引子夏作𦣻云，謙也，語當在初爻下。今誤在卦名下也。然初爻集解荀爽曰：初最在下，爲謙二陰承陽，亦爲謙。故曰謙謙也。是荀本作謙謙。王弼注處謙之下，謙之謙者也。王本亦作謙謙。惟子夏傳作𦣻𦣻也。說文云：𦣻，口有所銜也。从口兼聲。𦣻，疑也。从心兼聲。禮記大學云：此之謂自謙。鄭注：謙讀爲𦣻。𦣻之言厭也。荀子榮辱篇云：臭之而無𦣻于味。楊注：𦣻與𦣻同。謙𦣻𦣻三字通用。然卦名自當作謙。史記樂書、漢書尹翁歸傳、漢馮煥殘碑皆

以謙爲謙由于隸書从省李陽冰謙卦碑雜出从兼之  
字又好奇之過耳後漢書明五王傳云易不云乎一謙  
而四益小有言終吉正作謙

### 金鐔攷

鄭君注禮大都博采羣籍必無可徵引而後以漢制明  
之地官鼓人云以金鐔和鼓注鐔鐔于也圓如碓頭大  
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賈疏鐔于之名出于漢之  
大予樂官并云其形圓如碓頭大上小下并出彼文而  
知之又云樂作鳴之與鼓相應鄭以意解之按下三金  
皆大司馬在軍所用有文此金鐔不見在軍所用明作

樂之時與鼓相應故云和鼓也疏之意若以古無鐃于之傳而非在軍所用者鱣謂鐃于之名不自漢始晉語趙宣子曰戰以鐃于丁靈倣其民也韋注鐃于形如碓頭與鼓角相和今本國語無角字惟宋明道本有之蓋鄭注實本國語而韋注正與鄭相同賈疏不此之引而云鐃于之名出于漢之大予樂官未免數典忘祖矣攷鐃之字本爲柶下之鐃說文云鐃矛戟柶下銅鐃也詩曰公矛沃鐃毛傳鐃鐃也此和鼓之鐃與柶鐃之狀略同因借以名之故曰形如碓頭也鐃于疑鐃之大者方言云于大也鐘之銑間謂之于亦以鐘口大徑其體于然也有天生之鐃

于中山經云嬰梁之山上多蒼玉鐔于元石樂器之名  
或出于此韻會引或說形如鐘有舌謂之鐔于樂書云  
自金聲之澶言之謂之鐔雲麓漫鈔云釋氏擊小銅鐔  
卽鐔和鼓之餘意皆非也鐔于之制六朝人尙能識之  
南齊書始興簡王鑑傳云廣漢什邡人段祚南史作祖以鐔  
于獻上有銅馬以繩繫馬南史作縣馬去地尺餘灌之以水  
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苾當心南史苾下有莖字跪注鐔于以手  
振苾則如雷清響明南北監本汲古閣本南齊書俱缺此傳今從宣和博古圖所引又  
後周書斛斯徵傳云樂有鐔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  
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鐔于也眾弗之信遂

依干寶周禮注以𦏧筒持之其聲極振眾乃歎服徵乃

取以合樂焉北史作仍取二事正相合同里吳槎客明經近

得金罇有虎鈕面右一魚左一弓一戈上一十字按卽甲字

下一宜字又下有缺文當爲子孫字其製甚古且有銘

文實出于宣和博古圖所列罇十有九器之外洵爲可

寶明經作周虎罇說且作罇于辨出以示鱣遂復爲攷

以廣之

### 矛制攷

盧人爲盧器酋矛常有四夷矛三尋鄭注酋夷長短名  
記言矛之長短以著秘全體度之鄭注不詳其制說文

解字云吊酋矛也建于兵車長二丈象形按象形者象立矛之形也書牧誓云立爾矛蓋矛有四隅其刺屈而下垂故釋名云矛冒也刃下冒矜也其三隅者謂之公詩秦風云公矛鏐鏐毛傳云三隅矛也按說文云公獸足蹂地也象形九聲爾雅狐狸獾貉醜其足躡其迹公按三隅矛立之如獸足履地因藉以爲名也矛之隅形圓而銳故謂之刺兵攷工記云刺兵欲無蜎鄭注刺兵矛屬記又云刺兵搏鄭注搏圓也淮南時則訓云孟春之月其兵矛高誘注矛有鋒銳似萬物鑽地生是也矛之爲用取其重故記云刺兵同強舉圓欲重重則傳人

傳人則密是故侵之鄭注操重以刺則正刺兵堅者在  
前賈疏刺兵欲得麤而勁則手穩也左氏哀十年傳云  
毋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尉繚子制談篇云殺人  
于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矛之建于兵車者鄭風云二  
矛重英二矛重喬鄭箋二矛酋矛夷矛是也今人用以  
制船者俗謂之鐵貓焦竑俗書刊誤云船上鐵貓曰錨  
錨同卽今船首尾四角叉用鐵索貫之投水中使船不  
動搖者俗讀若茅茅苗音別其用一也鱣謂當作鐵矛  
卽矛之遺制俗人不知妄用聲近之貓旣無取義且更  
造錨錨字謬矣鐵矛亦謂之鐵十字留青日札云鐵十

字卽鐵貓可以釘船鱸萍浮南北見船上鐵矛間有三  
隅者當卽𠂔形又營中制帷幕亦用鐵矛謂之鐵蒺藜  
或謂之鹿角蒺藜鹿角皆言矛之形相似也蓋古之兵  
器單刃而旁出者謂之戈故訓平頭戟歧刃而旁直出  
者謂之戟故訓有枝兵三刃而旁出下垂者謂之𠂔故  
訓三隅矛四刃而旁出下垂者謂之矛則今所謂四角  
又矣戴東原庶常著攷工記圖解程易疇教諭著通藝  
錄于諸名物反復討論而于矛未詳言之因攷其制如  
此

三歸攷

管氏有三歸包注三歸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皇  
疏勝與夫人與大同宜同姓今雖三國政應一姓而云  
三姓者當是誤也按包注三歸不指宮室之奢說苑善  
說篇云齊桓公謂管仲政則歸于子矣政之所不及惟  
子是匡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集注本之而未詳  
三歸之名攷周策云齊桓公宮中七市女問七百國人  
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韓  
非外儲說云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  
子有三歸之家又云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  
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逼上與說苑

所述大同小異疑管仲因娶三女而築斯臺遂名三歸  
據周策言宮中七市女閭七百蓋兼言內嬖之眾宮室  
之侈故爲自傷于民不然古者大夫一娶三女雖魯之  
臧文仲尙有織蒲之妾季文子尙有不衣帛之妾管仲  
有三女但備灑埽之事不必爲臺榭遊觀之樂安得謂  
之奢且安得謂之傷民乎以是知包注專指三女似乎  
未允不僅如皇疏所辨三姓同歸之誤也漢書禮樂志  
云孔子之時周室大壞諸侯恣行設兩觀樂大路陪臣  
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舞庭師古曰三歸取三  
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故曰三歸班志與兩觀類敘正

合築臺之說師古注乃沿包氏之誤至仁山金氏據算  
家有築臺三歸法說三歸之臺其言近鑿或又謂仲欲  
歸三路人心故築三歸之臺以寓意則其言更陋且與  
自傷其民之言相背矣

### 反坫攷

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鄭注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  
之間按坫制不一有反爵之坫在楹間論語反坫及雜  
記管仲旅樹而反坫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明堂位  
反坫出尊鄭注皆云反爵之坫也有屏牆之坫在堂角  
士冠禮爵弁皮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于西坫南鄭注

坫在堂角古文坫爲礮大射儀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  
坫之東南又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又贊  
設以筭退奠于坫上又小射正以筭受決拾退奠于坫  
上旣夕記設櫨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士虞禮苴茅饌  
于西坫上皆是爾雅釋宮云坭謂之坫郭注在堂隅坫  
墼也釋文墼或作端本說文云坫屏也爾雅釋文今人  
不櫓下築短牆置物俗稱半牆是其遺制說文訓爲屏  
牆與爾雅合亦卽儀禮之坫全庶常經史問荅謂說文  
又是一坫非也問荅又以屏牆之坫亦曰反坫而其義  
又不同郊特牲所云臺門而旅樹反坫是乃以外向爲

反鱣謂郊特牲所云旅樹反坫卽論語所云樹塞門反坫無庸區別參之雜記管仲旅樹而反坫皆出孔子之言尤爲明證凡聘射之禮賓主不敵故主人之位左階其餘或在西序或在西階故坫在堂角兩君相見賓主敵矣故坫在楹間黃氏日鈔疑論語之反坫與上塞門相連恐皆是宮室之事不當以坫之反爲爵之反是蓋因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咸有四阿反坫孔注反坫外向室也按外向室正說文所謂屏牆若以之強合論語則與邦君爲兩君之好意無關古人之語若寢室若安車皆因其用而名之則不必致疑于反爵之坫矣明

堂位反坫出尊卽論語及雜記郊特牲之反坫所謂楹  
間之坫用以庋爵也崇坫康圭卽儀禮之東坫西坫所  
謂堂角之坫用以庋物也惟天子廟飾特崇其制以康  
圭魯僭用爲非禮問荅據覲禮侯氏入門奠圭以爲在  
堂下故稍崇之亦非又內則云士于坫一鄭注房中爲  
坫以庋食也是凡從地累高庋物皆得曰坫今之市物  
于檐下築高倚以交易蓋卽坫之遺意俗作店古今注  
云店置也所以置賣鬻物也坫作店者猶莊本屋名而  
流俗書作庄也

### 山節藻梲攷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包注蔡國君之守龜也居蔡僭也又以山節藻梲言其奢侈也按節梲似爲居蔡而設包注直分爲二事然攷左氏襄二年傳云作虛器杜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疏引論語鄭注蔡謂國君之守龜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則竝不分集注引張說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亦與鄭注合若如包注所云已是二不知孔子不應槩以作虛器舉之曰一不知也且山節藻梲實天子之廟飾管仲用之孔子固言其僭而包注則專言其奢侈豈以藏國君之守龜乃謂之僭而用天子之廟飾反謂是奢非僭邪說苑權

謀篇云漆雕

今本說苑作漆雕馬人乃馬字之誤家語作漆雕憑

對孔子曰臧

氏家有繼焉名曰蔡文仲三年爲一兆武仲三年爲二兆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觀此則蔡國贖民世守故武仲奔防納蔡求後惟此以文仲居蔡而僭用天子廟飾是以非之至陸農師注明堂位封父之繁弱以爲卽蔡之別名按荀子性惡篇云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則是弓名而非蔡之別名經史問荅復備其說何也

三仕爲令尹攷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按楚官多以令爲名皆見春秋  
國語楚無卿以令尹爲相而祖孫父子執政者皆以才  
顯與列國有異鬬穀於菟爲令尹始自莊公三十年楚  
成王八年代子元至僖公二十三年楚成王三十五年  
讓于子玉凡二十八年至僖公二十八年子玉死爲呂  
成繼之子又繼之僖公三十三年楚成王四十六年  
子上死時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見文公十四年傳文公元年  
楚成王亦死自時厥後數年不著令尹至文公十二年  
傳云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高氏左傳姓名攷載楚令尹失成嘉  
又宣公四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

尹經史問答屬之文公十二年誤

子文三仕三已未知其詳或云子上

之後非也子上之死雖因商臣之譖實誤聽大孫伯之言文公五年滅六十一年敗麇師皆大孫伯帥師則子上爲令尹之後當必大孫伯繼之無子文復仕之事且子上死後卽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安得謂之忠乎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復仕爲令尹旣卒而其子般代之與然則子文爲令尹者再矣三仕三已云者疑其代子元之後讓子玉之前此二十八年中必曾罷黜而再起者惜傳文未備而史記楚世家亦未之詳耳傳載子文事自毀家紆難後惟僖公五年滅弭僖公二十年

伐隨至圍宋之役先治兵于睽已傳政于子玉矣楚語云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政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云云楚策云昔令尹子文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安社稷者令尹子文也皆可與論語相證且楚語述子文三舍令尹而下序成王事以是知子文于成王時必曾罷黜而再舉也大全辨載一說謂孫叔敖實三仕三已傳譌而爲令尹子文

按叔敖三爲令尹雖見于莊子荀子呂覽及史記循吏傳鄒陽傳安知非叔敖與子文後先繼美然漢孫叔敖碑不及三仕事或本係子文事譌而爲叔敖耳

### 有馬十棗攷

陳文子有馬十棗孔傳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也皇疏捐猶棄放也按此指其在廢之馬有四十四匹金氏以十棗乃十旬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非也論語千棗之國及百棗之家皆指出車之數而言陳文子有馬十棗及齊景公有馬千駟則指公馬之畜于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也大學畜馬棗謂士

初試爲大夫者百乘之家謂有采地者鄭注甚明詩言  
衛文公之命倌人所駕駛牝三千若其兵賦則左傳云  
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也故凡專言若干  
乘者必計其地所出車數如云有馬若干乘者必計其  
廐畜馬數左傳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宋襄公贈之  
以馬二十乘其例可推矣周官校人云家四閑馬二種  
鄭志荅趙商曰當八百六十四匹此言天子之卿大夫  
之制若侯國初試爲大夫者畜馬乘今文子有馬十乘  
亦可謂多矣或云若指在廐則文子畜馬不及二百蹏  
未可以當貨殖傳橋姚之百一子張何故以能乘爲難

答曰若指采地則春秋時不乏百乘之家文子未可當其十一又何以能棄爲難邪要之文子原不必誇其馬多惟國家有事卒能棄此而去蓋亦中人所難故孔子但許其清及子張疑其仁卽曰未知焉得仁也此知字同上文據釋文云知鄭音智皇疏引李充說亦從鄭讀閻氏釋地旣本郝氏解齊景公有馬千駟與孟子繫馬千駟正同爲馬之在廄中者乃于有馬十乘則以開方之法計其賦十乘而定爲文子采邑蓋仍沿金氏之誤耳

自行束脩以上孔傳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  
教誨之也皇疏古以贄見脩脯也孔注雖不云脩是脯  
而意亦不得離脯也邢疏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謂十  
脡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少儀曰其  
以棗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修之間不行竟  
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爲禮按疏說似矣但知其一不  
知其二者也後漢書延篤傳注引鄭注謂年十五以上  
也疏家何故不引及之曲禮云童子委贄而退孔疏童  
子之贄悉用束脩也故論語云孔子自行束脩以上則  
吾未嘗無誨焉是謂童子也此說蓋本于鄭注論語俱

作童子之費解鹽鐵論貧富篇云大夫曰余結髮束脩  
年十三幸得宿衛此與史記平準書桑宏羊賈人子以  
心計年十三侍中語合然則束脩爲十五以上之稱漢  
猶有是語鄭據時驗也野客叢書以鹽鐵論束脩爲束  
帶脩飾殆未深攷又如漢書循吏傳云亡疆外之交束  
脩之饘後漢書伏湛傳云自行束脩訖無毀玷李注自  
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能改齋漫錄引作杜詩傳注誤  
野客叢書亦承其誤按此係詩  
疏薦延篤傳云吾自束脩以來李注謂束帶脩飾鄭注  
論語曰謂年十五以上也諸說俱本論語惟李賢注既  
引鄭注論語則上不當云謂束帶脩飾此乃自爲一解

如鄧后紀云束脩不觸羅網注言能自約束修整也鄭  
均傳云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劉般傳云束脩至行爲諸  
侯師注束脩謂謹束修潔也是俱以修治爲義與論語  
之束脩不同說文肉部脩脯也从肉攸聲三部修飾也  
从彡攸聲各有其義論語束脩決宜从肉吳氏能改齋  
漫錄孫氏示兒編竝據後漢書注說論語以束脩爲束  
脯者非是方氏解禮記束脩之問以爲與論語名同而  
實異其說謂約治其身則無不誨之真所謂人潔己以  
進與其潔也之意大抵因脩修不分致生妄解耳

麻冕攷

麻冕禮也孔傳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皇疏禮謂周禮也周禮有六冕以平版爲主而用三十升麻布衣版上立下纁故云麻冕禮也按古者冠制有三曰冕曰弁曰冠冕者朝祭之服自十二旒九旒以下是也弁亞于冕周弁殷吁夏收是也冠亞于弁委貌章甫毋追是也冕自天子達于大夫弁自天子達于士冠自天子達于庶人此麻冕對拜下言自是朝祭所服皇疏得之邢疏引士冠禮記始冠緇布冠則未深究耳麻冕以三十升布爲之鄭注喪服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人以一縷爲一成乃相沿之語禮朝服

十五升冠倍之周布幅廣二尺二寸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二尺二寸當今一尺三寸三十升爲二千四百縷

兩縷一扣

俗作箠集韻云箠織具

是用千二百目扣凡布今一寸

爲縷百八十有奇爲扣目九十有奇必如是方見細密難成宋儒疑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或疑麻質麤非可甚細升八十縷豈注疏相傳之誤近時江氏鄉黨圖攷疑禮無冠倍于衣之例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九縷然攷詩葛覃疏引鄭注亦云積麻三十升以爲冕合之喪服注知古訓精不可易且下文言純儉則麻實細于絲不當云麻質麤非可甚細孔子固

嘗曰服周之冕又何疑冠倍于衣之例乎

簡莊文鈔卷五

海昌陳 鱸仲魚箸

秦漢瓦當記

秦漢間宮室瓦當文字篆法精良辭旨古雅歐趙洪薛著錄金石獨不見收宋敏求長安志呂大臨續攷古圖始摹其文亦僅寥寥數種陸友硯北雜志李好文長安圖王子充漢瓦硯記遞載其制康熙中侯官林同人遊醴泉得長生未央瓦當時名人皆有題詠吾郡朱排山復得瓦十五種著秦漢瓦圖記厥後畢秋鵬中丞關中金石記增多至十七種一時賢士大夫遊其地者蒐訪

不遺餘力所得益多余生平嗜金石文字四方同志每以拓本見詒比來京師得交宜泉庶常善承家學好古振奇所獲瓦文有未經人見者裝成巨冊條繫其原委于旁凡若干種屬余作記余受而觀之曰惟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秦阿房宮瓦也曰蘭沱宮當秦蘭沱宮瓦也曰衛秦作衛國宮室瓦也曰漢并天下漢高帝初定咸陽所造宮室瓦也曰長樂未央曰長生無極高帝未央宮瓦也曰黃山孝惠黃山宮瓦也曰長生未央孝武甘泉宮瓦也曰永奉無疆漢大廟瓦也曰長年益壽漢長年殿瓦也曰迎風嘉祥漢迎風宮瓦也曰八風

壽存當漢別風闕瓦也曰便漢便殿瓦也曰與天無極  
曰千秋萬歲曰億年無疆曰延壽萬歲曰延年益壽曰  
萬物咸成皆漢宮殿瓦而未知其何屬也曰上林漢上  
林禁苑瓦也曰上林農官曰宗正宮當曰都司空瓦曰  
都司曰右空漢官舍瓦也曰高安萬世漢孝哀詔將作  
匠爲董賢起第瓦也曰大曰有萬壽曰長毋相忘曰宜  
富當貴曰仁義自成漢都人士瓦也其爲兩馬之形而  
文曰甲天下漢金馬門闕瓦也爲白虎之形而文曰甲  
漢白虎觀瓦也爲飛廉之形漢飛廉觀瓦也爲鳳翬之  
形漢建章宮鳳闕瓦也爲朱鳥之形漢朱雀殿瓦也爲

元武之形漢元武闕瓦也其他文同而式異者又不下數十種此皆二千餘年來湮沒于穢垣荒土之中庶常則羅而致之審其規模攷其字畫視金鋪玉瑱有不啻過之者余因服庶常卜古之勤而歎秦漢遺文之顯于今者特甚也

唐硯記

唐寧陰令長沙劉蛻硯修四寸廣二寸厚四分受墨處有界畫分其三分之一以爲沱沱形如簞之六出左側刻篆文蛻字底平色正紫蓋唐之端谿石翰墨志所謂端硯如一團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不必以眼爲貴也仁和

沈房仲先生得之吳市後攜至萊州與其弟晚叔廉訪  
及益都朱天門孝廉共賞因聯句十八韻廉訪手書細  
楷于匣上匣以虹橋版爲之其聯句竝載孤石山房集  
及隱拙齋集中惟朱孝廉承煦隱拙齋集作吳可馴今  
觀硯匣作朱則集中偶誤也先君爲隱拙齋著錄弟子  
每言及是硯津津不置後歸海鹽鶴橋查氏吾友張君  
芑堂曾摹入金石契鱣轉展購得之唐詩紀事有詩人  
陳蛻今此硯相傳爲劉蛻按蛻字復愚長沙人唐撫言  
載劉纂者商州劉蛻之子亦善爲文則蛻當爲商州人  
又北夢瑣言載劉蛻桐廬人官至中書舍人有從其父

命死不祭祀一事所敘爵里復不同或疑爲別一劉蛻  
未知其審唐闕史載蛻能辨齊桓公益之僞其學具有  
根柢唐書令狐楚傳載咸通二年左拾遺劉蛻極論令  
狐綯子瀉恃權納貨之辜貶寧陰令則蛻之風裁尤推  
矯矯拔俗所著文泉子十卷自敘云覃以九流之旨曰  
文配以不竭之義曰泉崖谷結珠璣昧則將救之而雷  
亢燄盛乾則將救之故命曰文泉其自負良厚惜其書  
已散佚明韓錫所編止一卷蓋從羣書采出非復全編  
其文冢銘最爲世所傳亦自稱長沙人鱸更銘其硯曰  
文雖瘞硯未焚厯千載爲席珍

擬復震澤三賢祠記

嘗聞祭法先王之制祀典也法施于民則祀之若震澤鎮之祠三賢非所謂法施于民者乎三賢者有宋著作王信伯先生蘋教授陳齊之先生長方舍人楊良佐先生邦弼皆自閩來講學震澤因家焉著作居觀音橋東舍人居著作宅之東教授則獨居下鄉舍人孫紹雲卽故居之北增建定軒購石爲桃園洞又于鎮西三里許築水桃園洞紹雲沒子孫以定軒讎于教授孫遂于桃園洞旁建尊經閣眞西山爲之記後陳與王俱不振其居並歸倪氏復歸張氏寶祐元年里人沈義甫卽水桃

原洞建義塾立明教堂乃于堂東爲祠以祀著作配以  
教授舍人號三賢祠至元中升義塾爲儒學設教諭以  
主祠祀二十八年教諭陳祐又立義甫像于別室末年  
毀于紅巾里人沈善長遷之思范橋左明天順中廢嘉  
靖十五年太學生沈嘉猷重建于普濟寺東周三晦六  
分更置田三十晦供春秋祭祀及修祠費知縣張道明  
記天啟元年嘉猷曾孫士哲修 國朝康熙中廢乾隆  
五年士哲曾孫煜等重建此三賢祠始末也 鱸寓茲土  
有年矣每攷三賢事蹟輒往來于中遇彼都人士問其  
居則無人知有居焉者問其祠則無人知有祠焉者既

而思之自沈燧等重建以來爲時未久而宋宋無聞知何哉乾隆六十年十一月朔日晨起步自思范橋而西至普濟寺側見小屋一廡有老人負暄檐下爲明器問之則曰此三賢祠址也問其像則曰前年此屋爲大風所壞像已毀矣問有主乎曰在版壁內積薪連屋不能啟視矣問有碑乎曰在西牖下亟觀之一三賢祠記篆額一祀田碑記無額其文皆涂以白工欲剔之老人禁不可曰吾守此數十年矣昔遭風傷赴告城中莫有應者退而收合散木破瓦稍葺而居然猶歲輸租錢五千此碑聊以當短垣也因唏噓而出其地臨荻唐漁人網

集煙水蒼茫爲憶前人董二酉謁三賢祠詩云舊祠當  
大路幾度拜階前老樹殯垣倚空濠蔓艸連風景宛然  
也嗟夫自宋汭今五六百年矣祠三建而卒淪于毀者  
蓋以沈氏一家專祀而鄉城間隔人心不齊其難爲久  
計焉勢也然此非一家之事凡爲學者所宜任也世之  
惑于浮屠老氏固不惜金錢以新廟貌乃三賢學行如  
此卓卓而竟聽其零落于野艸荒煙及今不圖之更孰  
有過而問者乎爰記以告當事與邦之賢士大夫及四  
方名流交相爲力以興祠宇以復祀典成不朽之業實  
非常之功焉

松硯齋記

先府君客山左嘗得澱泥硯最宜墨圓如拱把之桐梓高如圓之四之一周旁作松皮形覆中有子昂二字沈畹叔廉訪見而傳之作硯記云斷自松雪翁宜松名其文載隱拙齋集府君遂以松硯顏厥齋舟車南北恆以自隨或獻疑曰此硯渾樸古雅恐是唐時物安知非陳子昂硯乎府君曰陳與趙人品皆不足取我以松厲我節以硯著我書而已何必求其人以實之邪後數十年府君寓津門得末疾琴書玩好皆被竊去鬱鬱南還人多爲此硯惜府君曰苟吾身獲全退而處乎齋中優游

送老已屬萬幸硯之存亡何足計哉府君之不爲玩物  
喪志類如此今辭世又有年矣小子鱣無狀深以不克  
負荷析薪是懼每懷故硯不知流落何所而守此一塵  
讀書課子因稍加修葺泣而記于壁間以見府君清風  
高節砥行立名雖身當困阨猶不累于物處之泰然固  
可以昭令德示子孫矣

清儀閣記

由拳故城東南三十里而遙曰履仁鄉有淨相寺產櫺  
李沿河成市人煙稠密水竹清蒼亦名新篁里同年友  
張君叔未家焉旁舍隙地多嘉樹有閣巍然榜曰清儀

在易漸之上九云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王輔嗣  
注進處高絜不累于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峨  
峨清遠儀可貴也閣之名取諸此且夫人之心志有遂  
有不遂不遂則强求强求則或屈或亂惟自處高絜則  
情爲我移不爲境奪叔未與余同舉于鄉裒然居首三  
上公車以官學教習當得官因不屑爲風塵吏拂衣而  
歸埽除門徑蓄旨以養親儲書以課子鼎彝尊罍戈劍  
錢范之屬雜陳其間一二友朋時相往來賞奇析疑或  
坐鸞醉月或點筆題詩暇則扁舟出游訪求古迹仲長  
統樂志之論羅大經玉露之篇方斯趣向約略相同其

儀抑何清遠乎蓋漸之取象于鴻也以適進之義始于下而升于上也如遇順風進而得位可以正邦在他人或有改其素者吾知叔未處之亦不過如是而已遂書其壁爲之記

### 畫龕記

自古有指其所事以名其所處者若講堂若禮堂若孝經臺若爾雅臺又若琴堂若嘯臺其事雖不同而名其所處之意則一也近時法梧門祭酒有詩龕其猶行古之道乎抑知更有偶者泰州朱君野雲客京師有年矣喜交遊工文辭間以餘技作畫寓在宣武門外老屋數

楹雖販夫賈豎無不知爲高人之廬今夏爲積雨所敗  
稍葺而治之辨開一室名曰畫龕蓋比于梧門之詩龕  
也今夫學之積也不厚則其事之習也不精而其名之  
垂也不遠昔之人論詩論畫必取乎書卷無他學有以  
充之耳非獨此也卽所謂講堂禮堂孝經臺爾雅臺琴  
堂嘯臺者亦必因其人之足重而偶于此講道焉攷禮  
焉傳孝經焉注爾雅焉彈琴焉長嘯焉而斯堂斯臺遂  
以不朽鱣嘗深服于梧門矣爲人宏獎風流和平謙雅  
讀其詩彬彬郁郁斧藻羣言精深博大每若有餘乎詩  
之外者野雲胸次高曠超然塵埃之外旣不苟且以求

合于世往往解衣槃薄顛倒淋漓特借畫以抒寫其抑塞磊落無聊不平之槩而畫之工與否固有所不屑計然而今之言詩必推梧門言畫必推野雲而自名其所處亦不過曰詩曰畫而已則詩龕之詩爲有聲之畫而畫龕之畫乃無聲之詩也野雲所然而笑曰有是哉遂作畫龕記且以質諸梧門云時嘉慶六年冬十月之望試高麗墨書

述義記

吾鄉有道君子曰吳兔牀山人偕其婦魏隱居海濱之小桐谿山人善讀書好交游四方賢士大夫每過從必

觴詠連日魏咄嗟力辦旣而魏膺病嘗在牀蓐欲爲山人置妾侍執巾櫛山人固未之許而其家人無不感主母之賢且病謀所以慰之而代其勞者平湖有良家女性婉婉其母早卒父落魄不事生理欲以女爲人妾計可得厚資而女實未知操紉以助餐如故會山人家人以他事適平湖訪知女賢竊謂此誠可以侍有道君子矣遂與其父謀許以多金父諾之卽欲載女以行女有難色已而歎曰父有命敢不從乎乃與父偕來時山人客游杭州家人以告主母主母大悅厚其禮而納之別室山人歸始言其故山人愕眙良久曰孰爲我謀者我

年六十一矣有子有孫奚以此爲雖然若本良家女旣入我門我不納之將安歸之卽歸之而復賣之若終爲人妾又疑若爲人所棄者我不忍也遂以爲義女名之曰明姑姑者浙西方言未字之稱也山人有女已適人召之歸使之同寢處姑事主母惟謹母心喜病稍愈海鹽魏氏子善士也于山人爲戚屬山人慨然曰我爲義女擇壻舍魏子其誰與遂備奩具而嫁之旣成昏遠近無不賀明姑之得所歸而高山人之義且引鍾離瑾事以擬之者鱸曰不然鍾離之事猶人所易山人之事爲人所難是可記也已遂述之山人名騫

王節愍公畫像記

皇朝賜諡節愍明兵部職方司主事王公名道焜字昭平浙江錢唐人天啟辛酉舉人以乙酉閏六月徇節乾隆六十年六月鱸得敬觀先生遺像冊係莆田曾鯨作後附詩牋三章家書三通又一冊則先生遺屬并絕命詞後多題跋先生與吾族有同年嫺嫺之誼五世從祖弁升侍御乃先生之外孫爲作傳甚詳密惟是先生徇節之日傳云六月初三日內姪孫林璐跋則云閏六月二十一日二人者皆至戚不應異同然遺屬明書閏六月惜不書日耳聞先生死節後一日同里陸鯤庭大行

絕吭畢命于橫山當與大行家傳更參攷之蓋當時杭  
有三仁之目先生及大行居其二焉冊中與沈宜人家  
書云生產期近又一通云新兒安否計我歸時已週歲  
觀其語若情鍾于室家者孰知大節炳耀千古哉遺屬  
云葬我于祖父墳傍今按王氏先塋在錢唐縣之丁家  
山先生實附兆鱣嘗同人往訪其處而拜之今傳不書  
葬略也嗚呼瞻先生之像讀先生之書拜先生之墓凜  
然如見先生之生矣先生行誼見于明史列傳不具書  
書其一二佚事乃作贊曰

甲乙之際生死非偶杭有三仁職方居首式瞻遺像畫

耆曾安葛巾野服索居斂手催命符至遑然卻走子而  
受職亦卽父受地下先人見之顏厚不如父死子則可  
守本遺浩歌引決此心方剖教孝全忠是謂不朽丁家  
山中碧血薶久華表他年鶴歸來否

張忠烈公畫像記

昔蘇子卿持漢節管幼安客遼陽皆閱十九年之久卒  
歸國全身惟明季吾浙蒼水張公自丙戌杭海至甲辰  
被執就中險阻艱難百折千挫首尾十有九年乃見危  
授命自古以來亾國大夫未有如此之烈也公諱煌言  
字元箸一字蒼水鄞縣人少時跌踢不羈常負博進錢

醉卧社祠中夢神謂之曰君宜自愛他日成大事者君也由是感悟折節讀書舉崇禎十五年鄉試國變後迎魯王監國于天台授爲行人至會稽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入典制誥出籌軍旅及鄭成功圍金陵公別略地至蕪湖而成功驕不受要約師先潰公乃閒道歸天台部眾復集桂王加以兵部尙書公移軍林門往來海島聞滇南平散遣部曲遁于南田之縣奧及被執就逮諭之使降不從烏巾葛衣不言不食惟啜水而已舁至江口始一言曰好山色坐則南向索筆賦絕命詞從容受刑葬于西湖南屏山下從公志也乾隆四十有一年

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自時厥後良會  
難再迄今吳山風景宛在目前而懷粹雒君已不可作  
矣人生歲月誠不足恃所謂山林朋友之樂造物不輕  
予人殆有甚于榮名利祿也豈不重可歎哉且畫者凡  
三易幾至遺失而成于妙士之手蓋亦有數存其間耳  
嘉慶十年夏六月陳鱣記